

失去信仰的美國

Gary DeMar 著

楊長慧譯



歐洲的啟蒙運動(Enlightenment)撒下的叛逆種子，1960年代在美國開花結果。法國的激進分子要擺脫教會及帝皇的權柄，而美國的嬉皮士卻無法無天，拒絕受任何約束，一心追求「性、迷幻藥、搖滾樂」。兩種的挑釁和叛逆同出一源：棄絕神、棄絕聖經。

影響十八世紀的哲學家，包括伏爾泰(Voltaire)、盧梭(Rousseau)等十多位激進派人物，他們自稱為新人類(new men)，要完全擺脫過去的傳統及風俗，尤其是擺脫信仰的傳統。60年代，美國的年輕人向社會公認的價值挑戰，爭取權利去作父母輩視為禁忌的事。嬉皮士效法新人類，誓言建立「時代的新秩序」(new order of the ages)，與歐洲不同的是，他們攻擊的對象卻是世界

上最重視慈善事業、最民主的社會。

60年代的激進分子是徹頭徹尾的「反文化」鬥士，刻意以言語、行為、外表來達憤怒和暗示不滿。當中許多雖出身富裕，但他們憎恨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」，不願遵守長輩及學術文化圈子裡的倫理道德。嬉皮士、「氣象員」(Weathermen，新左派組織)、黑豹黨(Black Panthers)及受共產主義影響的學生們，都宣稱他們的動機是想改造社會，實際上卻在徹底摧毀社會。他們深受馬克斯(Karl Marx)和尼采(Friedrich Nietzsche)的影響，被虛無主義(Nihilism)的用語及方法洗腦。從他們的行為和選擇攻擊的目標來看，他們明顯是無政府主義者，要推翻一切的權柄。

他們所反叛的是屬靈對手，尤其嘲笑美國的猶

太基督教傳統，接納本地土著宗教、形而上的教派、瑜伽、中國的易經、禪宗、藏傳佛教、敬拜大地女神蓋亞(Gaea)。他們沈迷於軟性毒品、崇尚自由的愛、同居，摒棄所有中產階級的道德。三藩市的黑特阿什伯利街(Height-Ashbury)、紐約市郊的胡士托(Woodstock)、加州埃爾塔蒙鎮(Altamont)的滾石音樂會，晝夜狂歡的年輕人傾盡全力剷除基督教，把異教信仰帶回美國。

新的道德秩序

海軍上尉奧雲斯(M. T. Owens)在 *National Review Online* 的一篇文章中指出，一般美國人對60年代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。左派人士如加州民主黨政客海登(Tom Hayden)相信，60年代是人類精神的分水嶺，帶來的是高貴的積極精神，和理想主義的自我犧牲。海登甚至說：「我們在60年代的成就，遠超美國歷史中的任何年代。」他所說的或許屬實，但並非所指的正面成就。

另外一種觀點則比較接近事實。他們相信60年代「充滿了浮誇之言，不可一世的青年擁戴馬爾庫塞(Herbert Marcuse)一類的人為精神領袖，用自以為優越的道德觀在同胞面前誇耀。這些自我中心的天之驕子，理直氣壯地把馬克斯、格拉瓦(Guevara)、范農(Fanon)等人的共產思想掛在嘴邊。當他們的同胞在戰場上灑熱血、拋頭顱的時候，他們卻對敵人投懷送抱，拉著同胞戰士的後腿」。¹

60年代激進主義的核心是虛無主義。他們將殺人不眨眼的兇手，如連環殺手查爾斯曼森(Charles Manson)和黑豹黨殺手休伊牛頓(Huey Newton)美其名為革命分子。60年代的兩位倖存者大衛霍洛維茨(David Horowitz)和彼得科利爾(Peter Collier)在所著的《破壞性的一代》(Destructive Generation)直斥其非，揭穿這種詭計。²不論激進主義分子如何粉飾，都是在鼓吹啟蒙時代所扭曲的邏輯。從頭開始，他們就要削弱美國的道德及知識的架構。平心而論，過去四十年，他們哄騙了許多普羅大眾，成功地達成了目的。

60年代由一小群異議分子倡導的低俗惡行，已經透過流行音樂及媒體文化傳遍了全美國。今天我們正在吃當日種下的惡果，不單限於富家子弟，還包括所有的孩子！更不幸的是，社會中有許多缺乏識見的人也受到矇騙，墮進了這個陷阱。

特約專欄作家及小說家克萊恩(Joe Klein)對美國社會道德淪亡及所產生的影響，作出了精闢的分析：

我們很難精準地指出相對的道德觀何時成為可以接納的公眾政策——但從60年代開始，道德權威的架構已經從最貧窮的地區中有計劃地被逐步剷除。法院的一連串判決使教師無法管教學生，使房屋署無法審核住客，使警察巡邏被視為武力佔領而撤消。社會福利政策從未考慮過道德後果，媒體文化不但不提倡美德，反而鼓吹放縱。亞當史密斯(Adam Smith)早已於兩百年前指出，放縱使有錢人腐敗，但卻使窮人毀滅。³

在此濁世洪流，以螳臂擋車、愛民救亡的人，要付上極大的代價，面對極大的艱難。森林大火和洪水氾濫會使地形改變，不道德的狂風橫掃美國社會，道德地平線也隨之而改變。

美國加速解體

60年代破壞性的一代精神導師馬爾庫塞是德裔美籍哲學家，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，他的著作鼓吹摧毀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系統。在環保運動成為主流以前，馬爾庫塞早已提出激進的環境保護論，鼓勵婦女解放運動，全力攻擊基督教的道德觀。他支持同性戀思想，對傳統核心家庭大肆抨擊。身為忠誠的馬克斯主義者，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摧毀資本主義。

「新左派若要強調恢復自然，要求新的性道德、婦女解放，他們必須拆毀資本主義制度強加於人的物質條件，重新建立一套制度。」⁴他認為藝術及服飾潮流是革命的理想工具；又呼籲跟從者攻擊英語，使用猥瑣下流的言詞來褻瀆日常用語；又使用與性有關的粗言穢語，以貶低人際之間的關係。粗俗無禮、暴力、喧鬧的搖滾樂是貶低文化的最有用工具。可悲的是，1979年馬爾庫塞去世時，這些攻擊已在迅速蔓延了。⁵

過去幾十年來，美國的道德破產成為美國的恥辱，使其在世人面前蒙羞。伊斯蘭教國家對美國的憤怒及苦毒惱恨，多數是因為媒體文化(例如電影及MTV)將美國低俗下流的道德及生活型態，傳至世界每一個角落所引起。恐怖分子固不當以道德審判為借口，施行恐怖行動來「替天行道」，但無可否

認，美國人失去了端莊自制的美德，已經激起世人的憤怒及怨恨。

始自 60、70 年代的腐敗文化，美國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，而且還不斷在擴散。所謂進步的教育，是以社會主義者為根本，荼毒了公立學校學童的思想。左派的教授們向下一代的精英灌輸政治立場正確(politically correct)的觀念，講求多元性(diversity)、包容(tolerance)、道德相對論(moral relativism)。其實，種族主義、性別歧視、部族主義、社會解體，都是強調多元性所帶來的，愛國情緒因而被曲解為沙文主義(jingoism)。

再加上，法律制度不公義，法院經常給予犯罪者報償，被害者卻受到刑罰。法庭的宣判、假釋的標準均屬個人意見，又反覆無常，難怪近年來大部分人不信任法律制度。美國原以自由、個人主義、自負己責的原則立國，現在卻有系統地以集體主義為本的社會計劃取代，所實行的是蘇聯式的中央集權多於自由民主的社會。

性罪行的代價

美國原所重視的價值觀及信仰，在 60 年代受到左派人士所鄙視，這種思想至今依然。薛華(Francis Schaeffer)認為我們活在後基督教時代，雖然極大部分美國人仍然珍惜基督教遺產，信仰在不少地區仍然有很強的力量，但越來越多人接納啟蒙時代的真理觀，他們相信道德共識不再受基督教所規範，而是按世俗的價值觀。

認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，就成為我們的世界觀。人的世界觀如同電腦程式一樣，提供規則、語言以及資訊分享的管理，指示我們如何行事。最重要的世界觀，就是關於人生的，例如問：「我是誰？從哪裡來？為何要生存？要往何處？」這些問題不是在實驗室裡發現的，乃是在人生的某些階段必會提出的，是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問題。

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並不完美，到處都有痛楚、失落、苦難，故難免問：「這世界到底出了甚麼問題？為甚麼會有痛苦？為甚麼會有罪惡？」正如庫希納(Harold Kushner)的名著《好人為何交上惡運？》(Why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?)名字一樣。但聖經給了我們答案——原罪，這是最簡明的答案；但人本主義的世界觀卻拒

絕接受。

人本主義者認為進化論可以解釋人的來源，社會及環境因素可以解釋世界的問題。社會的問題都是技術性的問題，人憑著才智及推理能力，就能夠解決。難怪後現代思想在當代文化中成為主流，帶來的道德相對主義，認為只要不妨害公認的道德，任何的個人言行都應被容許。世俗的人本主義(secular humanism)認為並沒有絕對的真理及道德，這些只是古代殘餘的概念而已。

這就是導致罪惡和不和諧的根源，也帶來了是非顛倒的文化。甘雅各(D. James Kennedy)稱廿世紀為「誘惑的世紀」(century of seduction)，人類被一連串的靡靡之音所誘惑，走上了墮落的路。這些魔笛誘惑人的主要工具，就是對真理的扭曲、性的誇張、神聖的生命被低貶。

聖經學者邁耳(F. B. Meyer)指出，耽溺性慾(或他所稱的不貞)能夠摧毀一個國家。他說：「沒有一樣罪比得上性方面的罪，能夠更快地摧毀一個國家。歷史若有任何教訓，那就是在性方面的耽溺必導致國家淪亡。社會若不為耽溺性慾定罪，便是自招咒詛。」小部分的美國人承認，若是繼續容讓不道德及性行為出軌與偏差，便是走上自毀的道路；但自由派理想主義者卻以世俗文化來領航，不但寬容，甚至積極鼓吹這類惡行。

會令人希奇嗎？這正是他們的世界觀。最終來說，推擴真理的責任，應當由認識真理，仍然尊重聖經傳統的人來承擔。美國是以基督教美德立國，元老們是有堅定信仰立場的人，我們應當繼承他們的使命，繼續傳揚神所啟示的聖經真理。我們若蟄伏在人本主義的世界觀之下，不發一言，等於推卸神交託給我們的責任——我們心中雖有世界的光，卻把燈藏在斗底下。

鬥獸場上的衝突

對美國的未來產生最大威脅的，莫過於媒體在鼓吹的同性戀運動。同性戀已經把許多古代文明摧毀了，五千年來人類所唾罵的行為，現在卻光明正大，強稱為不可剝奪的人權。美國有 45% 的成人認為同性戀行為是「可接受的生活型態」，也因為學校不厭其煩地講述，85% 的中學畢業生認為可以接受，86% 的人認為同性戀的傾向在出生時已經定型。

聖經中清楚指出，神會對變態的性行為作出審判。新約如此說：

不要自欺！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姦淫的、作嬰童的、親男色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罵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國。(林前六 9、10)

可是，世人對此充耳不聞，仍拒絕過健全的生活，我們要為此而付上駭人的代價。

證據顯示，現今受性病(STDs)感染的美國人超過 6,500 萬，包括泡疹、乙型肝炎、愛滋病等十多種，大多數至今仍未有根治之法。每年，新感染性病的數目則有 1,500 萬宗。據估計，約有 20% 的美國人(5人當中便有 1人)身染最少一種性病。2001年 6 月，聯合國世界救災委員會報導，死於愛滋病的人已超過 2,000 萬，幾乎每一宗都與性接觸有關，至今仍未有治療之法。這真是性革命的回報。

這一類的病症對 25 歲以下的年輕人影響極大。40 歲以上的美國人性行為比較謹慎，感染性病的一分一美國人當中，應該大部分是 40 歲以下。據估計，每年的 1,500 萬新個案中，起碼有 1,000 萬宗是不滿三十歲的人。

這就是傷風敗俗、漠視基督教道德的代價；當社會要離棄千百萬人承認的真理，便要付上代價。雅克艾盧爾(Jacques Ellul)說：

世人似乎已經忘記，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是沒有道德規範的。但今天的西方社會卻缺少倫理規範，沒有公認的價值觀。每當有一點點的價值觀被提出來，就立即被知識分子所否決和嘲諷。這些人既自稱自由又聰明，可是，這樣只顯出他們無能、無理性，只為了反對而反對。⁶

當社會要棄絕道德規範的時候，就意味著沒有人能對傷風敗俗的事加以限制，也無法控制它的擴散。根據路透社(Reuters wire service)的一項報告，少女懷孕的比率近年急劇上升，美國更是法國、德國和日本的四倍。

然而，每當有提倡節制的性教育計劃提出，無論是制定法律，抑或只在本地推行，反對派人士立即喊得震天價響，聲稱違反政教分離原則。事實上，節制不會帶來性病；而且將性行為保留在婚姻以內，也不會產生罪疚感、懊悔、失去自尊，或因

縱慾而導致情緒上的波動；夫妻關係上亦較少會遇到如離婚等的婚姻問題。

雖然有上述的證據，同居的人數仍然有增無已，由 1992 年起已經增加了 72%。這些都不是出於偶然。追求縱慾的後果，帶來死亡、疾病以及絕望。金賽博士(Dr. Alfred Kinsey)對性行為的「研究」震驚全美國，他所發表的《男性性行為》(Sexual Behavior and the Human Male 1948)及《女性性行為》(Sexual Behavior and the Human Female 1953)兩份報告，聲稱揭開美國睡房真相。他指出 95% 的美國男性不但有某些放縱的性行為，甚至還有犯罪的性行為；女性(甚至兒童)亦有超乎一般人心目中的活躍性行為，而且認為是一件好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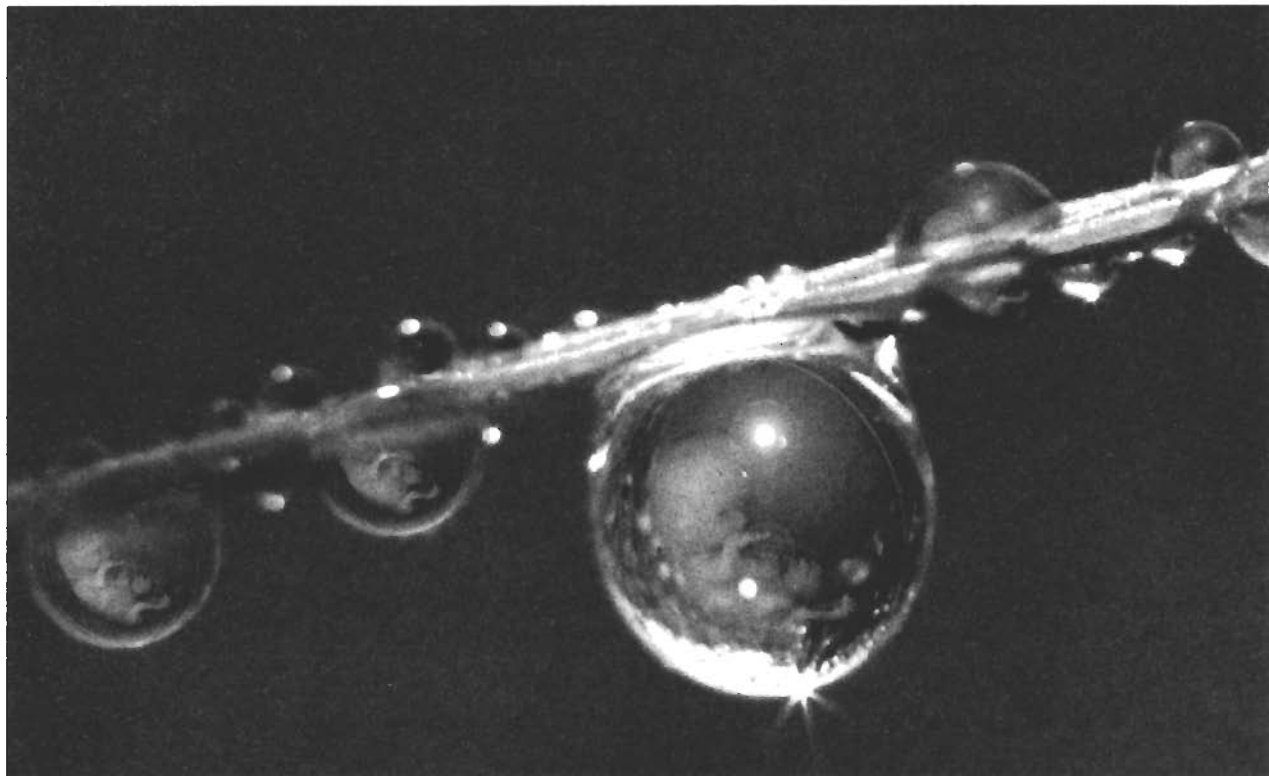
金賽的第一份報告在頭兩個月便銷售了 20 萬冊，事後卻被人揭發，他的調查對象是囚犯，其中包括約 1,400 名性行為罪犯，實在令人大吃一驚。他的研究和統計欠缺忠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萊斯曼博士(Dr. Judith Reisman)在其著作 *Kinsey: Crimes & Consequences* 中揭露了金賽詐欺的動機；然而，金賽的報告卻對美國人的態度和行為，造成無法逆轉的影響。

罪的工價

一個社會若因為詐欺或無知而腐敗，後果不堪設想；但當一個社會沒有健全的道德約束，一如雅克艾盧爾(Jacques Ellul)所言，後果簡直就是瘋狂。試想，現今美國的社會受到色情刊物的荼毒如何嚴重：1973 年美國人在色情刊物上的消費達 1,000 萬美元，到 1987 年已高達 80 億美元，⁷ 今天估計已高達 140 億美元；投資專家甚至認為廿一世紀最有前途的股票，就是色情刊物的股票。⁸

與少女懷孕生子比率上升的同時，對婦女施行暴力的比率也由 1960 年開始增加了 525%。美國的強暴率居世界首位——較英國高出 10 倍，較日本高出 20 倍；「成人」及色情刊物銷量越高的州份，其強暴案件的數量也越高。⁹

天主教會近年頻頻傳出醜聞，顯示出社會性道德不受約束的程度多麼嚴重。據估計，美國每 3 個女童中會有 1 位，每 7 個男孩中會有 1 位，在 18 歲以前曾遭受性侵犯。¹⁰ 1973 年共接獲 16 萬 7 千宗兒童性侵犯案件，1990 年則接獲 200 萬宗。¹¹



美國約有一半的家庭是單親的；1960年只有5%的女性未婚生子，至1999年上升為33%；非洲裔美國婦女中約有七成婦女未婚生子。未婚生子不但是單親家庭的主因，也是婦女淪於貧窮線以下的主要因素¹²。

美國至今最大的悲劇，就是墮胎。由1972年墮胎合法化開始，美國婦女已經殘殺了超過4,100萬胎兒。每年逾135萬胎兒慘遭殺害；通常是在懷孕中期墮胎，亦有不少在懷孕後期或臨出生前墮胎(partial-birth abortion)。美國醫療協會(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)聲稱臨出生前墮胎絕對不是「醫療上的必需」，然而，每年卻有5,000名活生生的胎兒就如此喪命。墮胎的醫生會先讓胎兒的腳伸出來，然後插入吸管將胎兒的腦部吸出；我們只能仰天歎息，懷疑神怎可能饒恕如此殘害人命的國家！

美國的《獨立宣言》中宣稱，人人被造均為平等，都蒙「創造者」賦予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，包括生存權、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。可是，我們卻容許人如此血腥地扼殺胎兒的生命。薛華說過：「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權，較自由或追求幸福更加基本；沒有生命，其它一切都沒有意義。美國人美其名曰『婦女選擇權』，其實就是『美國大屠殺』」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德國的納粹黨指猶太人、波蘭人、基督徒等為社會的『渣滓』，殺死了600萬人；美國人屠殺了4,100萬無辜的胎兒，為的是甚麼？」

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「韋德案」(Roe v. Wade)時訂定墮胎合法。由那時開始，不到十年的時間，西方文明兩千年來所遵行的道德、傳統、價值、法律完全被毀滅了。法庭當時作此判決，原是为了解決美國新道德所造成的困局。正如甘雅各指出：「性革命造成的罪惡，要靠墮胎革命來掩飾，從此進入了死亡的世紀。」他接著說：

那些墮落的胎兒若是活到今天，應當已經高中畢業了，正考慮要進那一間大學，要從事甚麼行業；可是，每四位當中便有一位已經不在這裡了。你若曾參加去年的畢業典禮，你應當記念，每四位畢業生當中，應當再有一頂畢業禮帽、一件畢業長袍；但那個孩子已經不在了，不能代表畢業生致詞，不能作醫生，不能作律師、傳道人，或原本他想作的事，甚至可能是當美國總統。¹³

放在天秤上量

這數十年來的宗教紛爭，產生了甚麼後果呢？世俗的人本主義宣稱能夠使人類解放，免於受過去

的奴役。但人類非但得不到自由，反而被無神論的享樂主義所轄制，帶來無數病態的人生。如果我們認真思想這些謊言和落空的承諾，便會知道所謂「啟蒙運動」只不過是伊甸園中古老的謊言：

蛇對女人說：「你們不一定死；因為神知道，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。」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……」(創三4-7上)

人聽信了那古老的謊言而犯罪，至今仍在付出可怕的代價；直至我們認識真理，奮起迎接挑戰，靠著聖靈的大能，才能收復失去的一切。我們所面對的營壘，都是建築在謊言之上。敵擋基督教的左派分子，過去四十多年來口口聲聲說關心弱勢群體，實際都是虛謊之言。正如普拉格(Dennis Prager)所發表的報告指出：

左派分子並不真正關心婦女、獨立法官、弱勢群體、民主、同性戀者或任何他們為之打著旗號而遊行的人，是以左派分子反對美國為解放在阿富汗被奴役的婦女而戰！左派分子嘴裡喊著崇高的口號，實際是要推翻西方，尤其是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價值。記得史丹福大學生高喊的口號是「西方文化滾蛋」(Hey, hey, ho ho, Western civ has got to go)嗎？這才是他們的真面目！

普拉格以現代心理學的用語，指出左派分子的仇恨心態，實際上出於對父母輩價值觀的敵視。達特茅斯學院(Dartmouth College)前校長傅雷德曼(James O. Freedman)於2002年畢業典禮中致詞，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：「質疑你父親的價值觀。」對於一向以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「找出何謂真理、何謂良善」的人而言，傅雷德曼的言論實在令人震驚。普拉格指出這就是今日衝突的來由：

美國一切的本質，左派分子都不喜愛。美國是工業民主國家中最虔誠的(以基督教自豪及作為其特性)，也是最資本主義的國家。然而，尤其令左派分子憤怒的是，美國雖虔誠及資本主義，卻同時在經濟、軍事或文化

上，都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。¹⁴

我們單憑著認識導致對方鼓譟的原因不能打贏這場文化戰爭，卻能幫助我們作為備戰的初步策略。作戰的第一步，就是「要認清你的敵人」；認識擺陣攻打我們的敵人，並且看出他們已是強弩之末，如此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為神的國度真正作持久之戰。

(本文譯自 Gary DeMar 著 *America Adrift* 一書中之第四章 "Loss of Faith In America.")

注釋：

1. Mackubin Thomas Owens, "Lost in the Sixties: Their Memory Ain't Mine." *National Review Online*: June 5, 2002.
2. Collier Peter, and David Horowitz, *Destructive Generation: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Sixties*. New York: Summit Books, 1989.
3. Joe Klein, "How About a Swift Kick?" *Newsweek*, July 26, 1993, 30.
4. Herbert Marcuse, *Counter-Revolution and Revolt*, New York: Beacon Press, 1972, 17.
5. Marcuse 127.
6. Jacques Ellul, *The Betrayal of the West* (New York: Seabury Press, 1978), 196.
7. Gorman, Carol, *Pornography*, New York: Franklin Watts, 1988.
8. Dan Ackman, "How Big Is Porn?" *Forbes*: May 25, 2001.
9. 參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, FBI Crime Report, 1993.
10. Emory University 的 Dr. Gene Abel 指出此為司法人員的估計。對兒童作出性侵犯的人，一生大約會侵犯超過 360 兒童。在他被逮著以前，一般而言已經侵犯了 30 至 60 個兒童。
11. Ralph W. Bonnett, "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nography and Extrafamilial Child Sexual Abuse," in *The Police Chief*: February 1991.
12. William J. Benner, Ed. *Index of Lending Cultural Indicators*, Washington, D.C.: Empower America, 2001, 43.
13. D. James Kennedy: "Life: An Inalienable right," 1999年2月講章。
14. Dennis Prager, "Why Does the Left Support the Palestinians?" June 26, 2002.